

云南人民出版社

苏龙戈传奇

王占君 著

•5





苏龙戈传奇

王占君 著

云南人民出版社

责任编辑：肖 荣
封面设计：徐 芸

苏龙戈传奇

王占君 著

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（昆明市书林街100号）

云南国防印刷厂印装 云南省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：787×1092 1/32 印张：87/75 字数：178,000

1986年8月第一版 1986年8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：1—4,000

统一书号：10116·1036

定价：1.30元

BK521/16

87
I247.5
2302
2

内 容 提 要

苏龙戈是一个传奇性的蒙古族女英雄。少年时代她就在东北义勇军中顽强征战。解放战争初期，她肩负重任重返家乡，一来就“匹马闯敌阵”、“单骑会高勒”，以不畏艰险的英雄气概投入斗争。在“疑兵计巧救土岭村”、“王爷府虎口赴会”、“布罗网威伏群匪”、“变故选生血战敌巢”等战斗中，她显示了非凡的大智大勇，领导家乡的军民开拓出胜利的犬好局面。全书情节紧张，扣人心弦。



B386206

BK52116

目 录

第 一 回	陷敌阵匹马闯重围 负重任单骑会高勒.....	1
第 二 回	闹酒铺政委代偿债 学传统战士启心扉.....	19
第 三 回	风雨夜双亲遭惨害 伐木场二女上绑绳.....	37
第 四 回	院内惊马王府脱身 园中盗枪郭宅被擒.....	54
第 五 回	为革命弃武修文 偕情侣奔赴延安.....	72
第 六 回	设圈套总管传假信 做活靶队长动真情.....	86
第 七 回	堂上唱曲无情有意 庭院求婚假难成真.....	105
第 八 回	土岭村巧用疑兵计 六角营生擒假行商.....	122
第 九 回	大智大勇虎口赴会 假仁假义酒里藏奸.....	138
第 十 回	九转峪李东设奇兵 杏树洼大娘收伤号.....	156

第十一回	羞艳妆情生玛瑙镯 怀鬼胎拙演诈降戏	174
第十二回	截获密信巧布罗网 生擒群匪遁走内奸	191
第十三回	空城计歌舞退强敌 无奈何仓皇捉老姬	207
第十四回	四勇士大战金佛寺 老喇嘛计赚自治军	224
第十五回	高队长负荆方丈室 戏班子路阻车马店	242
第十六回	变故迭生血战敌巢 群贼就歼解放王府	259
后 记		277

第一回 陷敌阵匹马闯重围

负重任单骑会高勒

一个耀眼的红点，象颗火流星在乡村大道上飞速向前。映衬着银装素裹的田野，恰似雪地上绽开的一朵红梅，分外醒目。红点越来越近，原来是个蒙古族装束的青年女子在纵马急驰。她面目并不俊美，却透着女性少有的刚毅。桔红色的头巾下，两条短辫搭在肩头，紫红色的蒙古袍打了补丁，脚穿半旧褐红色牛皮靴，跨一匹枣红马。再配上她那黑里泛红的圆脸，精气十足的气势，从人到马，从上到下，火炭红云一般。乍一看，仿佛是一团烈火在熊熊燃烧。由于急着赶路，虽然寒风凛冽，她和坐下的枣红马，却都汗气蒸腾了。又跑了一程，大概是心疼坐骑了，她松松缰绳，马速渐渐慢下来。马儿松口气了，她大脑这架机器仍在紧张地转动。就要到达新的战斗岗位，该如何完成党交给的战斗任务呢？

路旁出现一个百十户人家的村庄，她想给马饮些水，便策马弯向村中。进村不远便有一口大井，但是井台上只有辘轳把，没有柳罐斗。她牵马走进井旁一家大门，意欲借只吊桶打水。刚进门洞便一眼发现，院心停着一辆大车，一个二十多岁的青年军人，正指挥七、八个当兵的往大车上装东西。当她看清这些军人帽徽的图案是套马杆子时，立刻意识到，这是遇上了反动的“卓索图盟自治军”。无意间误入敌群，

真好比身在虎口，形势万分危险，堪称千钧一发。此刻若是换了别人，也许就心慌意乱手足无措了。可她却毫不惊慌，依然镇定自若。类似险情她何止遭遇数十次，枪林弹雨的场面都已司空见惯，如今临危不乱也就不足为奇了。她见已被自治军发现，抽身退走显然已不可能。急中生智，先发治人，亮开嗓门大声询问：“哎，你们连长呢？”

院中的自治军一时间全闹愣了。那为首的军人，是警卫队长巴拉。他想，这年轻女人找连长何事？难道是相好的？迟疑着答道：“你找哪个连长？这二连的连长在村东头包老财家。”

“好，我去那儿找他。”她不慌不忙说完，从容不迫拉马退出。待离开大门，便急速扳鞍认蹬飞身上马，沿来路打马出村。院中的自治军跟出来察看，发现她向西飞奔，立刻醒过腔来。巴拉一边向天上开枪领人追赶，一边大声喊叫：“站住！再跑打死你！”

枪声把全村都惊动，村西头一家农院里，也闯出十几个自治军，吼叫着“抓活的”堵住了去路。并且乱枪齐发，子弹响着刺耳的尖叫声，从她头顶和身边飞过。

见此情景，苏龙戈立刻拨马向北，并且从腰中抽出了短枪。但她并不急于射击，为的是继续麻痹敌人。显然，自治军并不知她的真实身份，只是产生了怀疑，想要把她活捉，没有认真地向她射击。这样她就可以凭借马的优势，迅速摆脱敌人。很快，自治军便明白了，开始向枣红马射击。她也就不客气了，扭身回头扣动了枪机。真不愧号称神枪手，果然是弹不虚发，三声枪响三个敌人应声倒下。自治军没想到

被追的女人有枪，更没想到枪法竟是这样高超，都赶紧卧倒或者隐蔽，再也不敢明目张胆地穷追了。

这样，她赢得一点时间，再加一把劲就可摆脱敌人了。正纵马飞驰，前面却有一堵土墙挡住去路。这堵墙高约六尺，向东西延伸不知有多长，大概是村中百姓为防土匪而筑。绕过去时间不准许，后面的追兵又已逼近，除了向前别无选择。她双腿紧紧一夹马肚，把马头用缰绳提起，枣红马就象长了翅膀一样，前蹄竖起奋力一纵，“呼”地一声跃过了高墙。尾追的自治军简直看呆，忙三伙四地爬上墙，看见她就要跑远，有个自治军使劲甩出了一颗手榴弹。这个自治军颇有战斗经验，投出的手榴弹是带有提前量的。手榴弹从她头顶飞过，按照马跑的速度，到爆炸时她也正好到达爆炸点。但是她更不寻常，急忙把马一勒，用手一按马头。枣红马真是训练有素，立时收住四蹄，当即卧趴在地。与此同时，手榴弹在她前面爆炸了，弹片伴着烟尘向上飞去，她和马却都安然无恙，并未损伤一根毫毛。

手榴弹刚刚炸过，枣红马就平地跃起，继续向前飞奔。自治军们料也追不上了，只好眼巴巴地看着她逃走。但是她驰出几百米后，又突然掉转马头跑回来。就在适才枣红马卧倒之处，有个装得满满的油布兜子躺在那里。这个兜子原本拴在马鞍上，因颠开绳结而失落。这工夫，巴拉等也发现了这个油布兜。他们见逃走的女子又飞马回来拣取，料道这兜子必很重要，纷纷跳下墙去抢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她要取回油布兜，显然会有很大危险。难道就眼睁睁把兜子舍弃？不能，这是十几年的心血呀！从延安带到赤峰又带到这里谈何

容易。因此，她不顾一切依然催马回奔。

就在这时，村东北的山梁上忽然传来几个陌生人的呼喊：“危险！回来！”她往山梁上扫了一眼，依然马不停蹄，同时用手中枪给对面的自治军点名。两个敌人被打倒，巴拉等被吓住。趁此时机，她已飞马到达兜子附近，身子向下一探，如燕子掠水伸手把油布兜子抓起。枣红马打个旋掉过头来，重又向北跑去。

步行的自治军失去信心再也不追了，从土墙西侧却又转出六个自治军骑兵。当她拣起油布兜时，便相距不过二百米了。这些敌人仗着六打一的绝对优势，认为抓住这个女人是势在必得，因此穷追不舍，十分狂妄。双方都想争得主动，彼此不停开枪射击。由于都在运动中，谁也未能击中对方。她有些着急，尽量稳住身体和右臂，瞄准追在前面的自治军连发两枪，这个敌人惨叫一声栽下马去。接着，又有一个自治军被她击中。剩下的四个敌人几乎发疯，乱枪频发，子弹几次擦着她的耳边飞过。如此被追逐下去，便难保她不为流弹击中。就在这危急时刻，北山梁上突然响起了枪声。几阵枪声过后，自治军的四骑，不是人仰便是马翻，这下子才彻底结束了他们的追击。

她回头望一眼非死即伤的敌人，纵马登上平缓的山梁。刚过梁顶，有五个带枪的人已含笑向她走来。见此情景她赶紧下马，步行迎上。对面为首之人，是个年纪二十五、六岁的文弱青年，把她又上下打量一番，颇为肯定地说：“你是苏龙戈同志。”

“哎，你如何知道？”她虽觉奇怪，但这口吻已明显承

认自己是苏龙戈。

“没想到我们在此不期而遇。”青年面带喜悦，“我们是卓盟地委派来接您的。”

他身边的小战士木仁补充说：“我们是卓盟蒙民武工队的，这是我们副队长那日书。”

苏龙戈上前同那日书握手：“你们来的太及时了，谢谢你，谢谢同志们！”

“不，不，”那日书忙说，“这是我们的任务。”

苏龙戈又同木仁等一一握手，然后有些奇怪地问那日书：“我们从未见过面，你怎么一下就认出我？”

木仁抢过话：“红马更红装，彩虹向太阳，神枪惊敌胆，智勇世无双嘛。”

那日书接着说：“前几天分区文工团刚演了你的戏，那打扮简直和你现在一模一样。这几句戏词，我们几乎全都背下来了。”

苏龙戈立刻现出不悦之色：“真是胡闹！不经本人同意，怎么就随便把别人编成戏来演呢？”

那日书觉得有些尴尬，沉默一会说：“苏大姐，你的脾气好大哟！”其实他并不晓得苏龙戈多大年纪，叫大姐是跟戏里学的。他感到这样称呼亲切，当然也包含着对这位传奇式女英雄的崇敬。

苏龙戈已觉察到这脾气发的不是时候，不是地方，她缓和了口气：“我有什么好演的，死去的烈士，活着的英雄多了，要演，演他们嘛。”

“不管演谁，反正是戏我都爱看。”木仁接了一句，并

偷着扮了个鬼脸。

那日书告诉战士们把马从树上解下，然后说：“苏大姐，这里不宜久站，我们上马赶路吧，有什么话边走边谈。”

“好，我们争取晚饭前赶到地委驻地四方台。”苏龙戈说着已上了枣红马。

启程后木仁等四名战士两前两后，特意把苏龙戈与那日书夹在中间加以保护。好在他们全是便衣，短枪都掖藏起来，路上过往行人看不出他们的真实身份。

那日书想起方才苏龙戈遇险的情景，真有些后怕，止不住问道：“苏大姐，地委通知我们今晚赶到分区，明天护送你返回，你为何匹马单枪先过来了？”

苏龙戈竟被问住了。今天上午，冀热辽分局领导和她谈过话以后，本来明确无误地告诉她，卓索图盟地委已接到通知，明天派人来接。可是当她看见一起到此的“东蒙工作团”战友，全都出发奔赴各自的工作地点，无论如何也等不下去了。她觉得真要等上一夜，非急出病来不可。因此，她对岗哨说去村外溜马，就一个人踏上了征程。自己这样做应该说是违犯纪律的，因此她迟疑了好一阵，也不知该如何回答。只好说：“哪个战士不希望立刻去战场冲杀呀！”

走在她前面的木仁，回过头来龇牙一笑：“苏大姐，我敢说你是开小差了。”

苏龙戈被他逗乐了：“调皮鬼。”

那日书却是极其严肃：“苏大姐，你的理由站不住脚。你不该一个人跑出来，方才有多危险，万一有个闪失怎么办？”

苏龙戈没想到这个腼腆文弱的青年，初次见面就敢对她

这个上级毫不客气地提出批评，对那日书的良好印象又加深了。她收敛起笑容，郑重其事地说：“那日书同志，你的批评很正确，我虚心接受，诚恳地向你表示感谢！”

那日书也没想到，苏龙戈会这样认真地对待他的批评，不禁感慨地说：“苏大姐，领导都象你这样就好了。”

木仁又接一句：“阎王好见，小鬼难搪，一点也不错呀！”

苏龙戈听出他们话里有话，忙问：“怎么，难道还有不欢迎批评的领导？”

木仁的牢骚显然不小：“岂止是不欢迎……”

那日书急忙截住他的话：“你别又信口开河，胡说乱说。”

苏龙戈想趁此机会了解一些情况：“那日书同志，你不要这样，同志们有什么想法和意见，都可以向我讲。”

那日书显然不想再说下去，而且有意岔开话头，用手指指那个油布兜问：“苏大姐，这里面装着什么好东西？”

苏龙戈明白，刚与他们接触，同志们还不了解自己，当然也就谈不到相信自己，情况也就不便深问。为了融洽感情，她笑着反问：“你对它发生了兴趣？”

“这个油布兜失落之后，您不顾危险取回来，说明它一定非常重要。”

“对，这是我的百宝囊。”

木仁忍不住说：“苏大姐，里边到底是什么宝贝？‘乾坤圈’还是‘翻天印’？能不能打开让我们见识一下。”

“暂时还不行。”苏龙戈摇摇头，故意卖关子，“你们都不肯对我说实话，我的宝贝怎能轻易拿出来。”

木仁被苏龙戈一激，耐不住说：“我说话从不藏头掖尾，

那队长叹气，还不是为我们正队长高勒。”

那日书没拦住，不禁变了脸色：“小木，你住嘴！”

木仁知道那日书轻易不发火，不愿再惹他着急：“好了，你放心，我再也不说就是了。”

那日书为了岔开话头缓和气氛，故意问：“苏大姐，你为啥叫这个名字，是什么意思？”

这句问话引起了苏龙戈深沉的回忆，她缓缓说道：“阿妈说，在我出生前那天夜里，乌云翻滚，电闪雷鸣，暴雨狂风，整整闹腾了一夜。阿爸被逼去给王爷修墓不在家中，阿妈拖着快要临产的身子，在四壁透风，到处漏雨的土坯屋中挣扎了一夜。第二天下午我出生的时候，雨不但停了，天不但晴了，还出了一道七色彩虹，阿妈觉得这是吉祥的象征，就以虹为名叫我苏龙戈了。”

“苏大姐，那你对彩虹一定非常喜欢？”木仁问。

“是啊，长大后我知道了自己名字的来历，每当我看见雨后的彩虹，都有一种特殊的感情，看也看不够，一直看到它消失为止。去年夏天，我在从延安来东北的路上，又一次看到彩虹，心情激动，还胡诌了一首短诗呢。”

木仁急忙说：“苏大姐，快说一遍，让我们听听。”

苏龙戈想了想：“好吧，你们可不要见笑。”她又思索片刻开口说：

金阳照碧空，
蓝天挂彩虹，
春送寒冬去，
雨过必天青。

木仁听了琢磨一会说：“苏大姐，我明白了，你这是比喻革命必将胜利。”

“你这个调皮鬼倒是蛮聪明。”苏龙戈赞扬了一句又话锋一转，“可是，对领导隐瞒情况就算不得聪明喽。”

木仁一急又要开口，看见那日书瞪他，把已到唇边的话硬是咽了回去。

以后这一路上，虽然苏龙戈还曾几次迂回婉转地了解情况，但那日书守口如瓶，木仁也不肯再多讲，苏龙戈只能同他们唠一些无关紧要的闲话。大约在下午四点钟，他们到达了卓盟地委所在地四方台。

这是个有几千人口的大集镇，到处呈现着一派解放区特有的繁荣景象。地委机关设在镇北的一所大院内，这里不象集镇中心那样嘈杂了。地委书记李东同志见苏龙戈提前来到，十分高兴，亲自迎到大门外说：“可算把你盼来了！”

“国民党的报纸，说我是个‘疯娘们’，‘野女人’，和疯子在一起你不害怕呀。”

“我盼的就是你这个‘疯’劲和‘野’劲呀！”

说完，两人都爽朗地大笑起来。

进屋后，苏龙戈不等坐稳，就掏出了分局的介绍信：“李书记，给我分派个什么差事？”

“你也太性急了，真是‘疯’势不减哪！”李东给苏龙戈斟了一杯水，“今晚好好休息，明天再谈工作。”

“不行！”苏龙戈端起的水碗又放下，“要能等到明天，我也就不会从分局开小差了。”

“那么，我们吃过晚饭后就谈。”

“不行！”苏龙戈把水碗推开，“不把任务拿到手，我怎能吃得下晚饭。”

李东被苏龙戈的革命热情和爽朗性格深深感染了，心中说真是名不虚传哪。我们的同志若都能这样对待工作，革命事业何愁不能早一天胜利。其实他也恨不能立刻就同苏龙戈讨论一下工作，有一个难题正急待苏龙戈去解决呢。想到此李东点点头说：“好吧，我们现在就谈。”

“哎，这才是我的好领导。”苏龙戈端起水碗，高兴地喝了一大口。

李东习惯地点起一支烟：“苏龙戈同志，你知道这里是蒙古族比较集中的蒙汉杂居地区。为了壮大革命力量，调动广大蒙古族同胞的革命积极性，我们在两月前组建成了一支蒙民武工队。由于没有强有力的民族干部，这支民族武装始终未能很好地接受党的领导，因此既谈不到组织性，也无所谓纪律性。”

“这样岂不要在群众中造成不良影响。”苏龙戈一听就有些气愤着急。

“眼下这还是次要的了。”李东接着说，“最近，我军为了避敌锋芒主动让开大路，实行战略退却。敌军气焰嚣张，形势逆转，反动的索王爷又趁机散布流言蜚语，挑拨民族关系，蒙民武工队军心涣散，已经到了十分严重的地步。”

苏龙戈不觉轻轻一拍桌子：“对武工队必须立即进行整顿，决不能任其发展！”

“对，分局也是这样认识的。这支武工队能否存在下去，并健康地发展壮大，对整个卓索图盟地区的蒙古族人民，将

产生很大的心理影响。只是这个任务非常艰巨，蒙民武工队长高勒性情暴躁狂妄，又极好酒贪杯，一旦半斤烧酒下肚，他就六亲不认了。”

苏龙戈明白，李东并不是单纯地向她介绍情况。听到这里，她不觉站起来：“李书记，党的民族政策有无穷威力，好比东风春雨，没有融不化的坚冰。如果我能胜任，地委相信，我愿去整顿武工队。”

李东脸上现出惊喜的神色，继而又轻轻摇了摇头：“不行呀，这样做不合适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苏龙戈的语调已有几分激动。

李东诚恳地说：“你是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妇女部长，东蒙工作团的副团长，到这里来分局介绍信上写得清清楚楚，你已经是主动要求下来的，兼任卓盟蒙民工委主任，你到一个小小的武工队去，这无论如何也不行。”

苏龙戈的表情严肃起来：“难道我来这里不是为了革命，而是为了做官！”

李东忙说：“苏龙戈同志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”

苏龙戈也诚恳地说：“李东同志，分局领导同我谈话时，我曾说过不吃‘民族饭’，领导批评了我，说党需要我多做民族工作。你方才说我是卓盟蒙民工委主任，蒙民武工队不正是我的工作范围吗？我去武工队工作也是天经地义嘛。在从分局来这里的路上，我把领导的指示，以自己的体会程度，概括为二十四个字，即‘团结上层，深入基层，发动群众，抓住武装，培养青年，摆下力量’。我去武工队正是深入基层去培养青年，发动群众，也正是抓住了武装。而这一切，